■責任編輯：張旭婕 2014年6月12日(星期四)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
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翠袖乾坤

連盈慧

敬業兩小子

那年和親友路過摩天大廈，當時為大廈抹窗的一個年輕工人，正在下班收拾工具，這洋小子曾為親友的寫字樓工作過，親友認識他，打過招呼後，親友望一眼大廈高處玻璃大窗，順便問他：「大廈那麼高，你不怕嗎？」洋小子愣望他好一會，聳聳肩膊，好像奇怪他有此一問，笑着答他：「這工作好玩極了，先生，不是嗎？這本來就是我喜歡的工作，自己選擇的，怕什麼？」

好玩？出乎意料的答話，登時引起朋友的興趣，兩個人就站在大門外多談了幾句。洋小子告訴他，他自幼最大的興趣就是登山，沒登過喜馬拉雅山，看到幾十層高玻璃幕牆的大廈也興奮；在他眼中，幾十層高的大廈，也是一座另類型大「山」，現在這份工作，正難得有機會給他挑戰這座另類型大「山」。他就是望着高處的玻璃幕牆充滿成就感。沒有想到，原來對他來說，大廈抹窗跟登山同樣刺激。他還得意笑說為大廈抹窗並不比爬山危險，我這個親友幹過勞工保險顧問，點頭同意他的解答；他也曾研究過，公司為抹窗工人的安全設備，事實的確比爬山的安全設備完善得多。洋小子對自己工作有這個自我欣賞的角度，難怪生活得那麼開心，我們即時體會到，這年輕人身上，已為自己注入敬業的快樂元素。

多年前看過巴黎一個在庭院鬆抹矮牆的洋小子，也許自幼在藝術氣氛濃厚的國度成長，就算沒進過美術學院，拿着掃子的細緻姿態，就不期然優雅得半點不像在幹粗活，儘管令我們崇尚快捷節奏的香港人不免非議，心地不良，可能還怪他「蛇王」，回心一想，這洋小子那麼全神貫注，把外牆視作自己的美術天地，一絲不苟這點工夫，對外牆的美化，一定有超乎理想的效果，粗枝大葉的工人，根本就難以跟他相比，而大廈主人，說不定也沒有我們想法那麼功利，為無形超支的時薪感到肉痛。

海闊天空

蘇狄嘉

鳳凰堂賞櫻

四月京都賞櫻，重遊宇治，賞櫻以外，還為補二零零八年宇治遊之遺漏——平等院內進鳳凰堂及鳳翔館。

坐落山青水秀的宇治川南邊的「平等院」，始建於一零五二年，名為「鳳凰堂」的本堂，被譽為平安時代建築的代表作。「鳳凰堂」原名阿彌陀堂，傳說是依照藤原賴通夢中所見的極樂淨土興建，由中堂、左右翼廊、尾廊所組成，外形像振翅高飛的禽鳥，左右兩翼對稱延展，四周有白砂和石卵圍繞，為典型的淨土式庭園，對日後的日本庭園布局影響深遠。中堂脊沿兩尊金銅鳳凰像，遙遙相望，雕工精緻，遂在江戶時期易名為「鳳凰堂」，雕工之精緻，比金閣寺屋頂的鳳凰更有名氣。

鳳凰堂內供奉一零五三年製作的「木造阿彌陀如來坐像」正尊、五十二尊「雲中供養菩薩像」等，皆是日本國寶，可說是集合繪畫、建築、工藝與雕刻等藝術國寶於一堂之作。千多年歷史仍保存得完好無缺，還得佩服日本人的細緻文物保存文化。

鳳凰堂旁邊有二零零一年落成的博物館「鳳翔館」，內裡展出鳳凰堂的國寶珍品，包括雲中供養菩薩像、中堂脊沿的鳳凰像真身等。除了春季賞櫻，到得秋來，院內的紅葉與銀杏錯落，景致醉人，旅客欣賞完國寶，都坐在迴廊靜心賞景，繼續沉浸在藝術的氛圍中。

京都境內的千年古剎多不勝數，但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，只有十七處。能佔得一席位的古剎除了要年代久遠，更重要是形態優美，宇治平等院鳳凰堂當是其中表表者！

琴台客聚

孫浩浩

通訊局再度諮詢

「通訊事務管理局：我們是超越古稀的老兩口，自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有自己的電視機，半世紀以來，節目內容改變不大，特別是電視劇。一個台重複播放幾十年前的舊劇，一個台重複播放幾十年來的舊題材，極希望有貼近現今社會的電視節目出現。因此，希望發牌給香港電視，讓我們也能走近現實社會。」

通訊局就申請本地電視免費牌照再度展開諮詢，向來不問世事的老爸親自撰寫了以上這封信，由老媽用電腦打出來，去表達他們兩老的意見。我重複又重複的細閱這封信的內容，兩老除了身體力行來撐自己的女兒之外，其實也說出了他們的心底話。

小時候，每天由黃昏六點半新聞報道開始，家裡的電視就會一直開着，晚飯時間總會被電視劇吸引得着了迷，拿着飯碗目瞪口呆，經常被母親喝罵。飯後要做功課及溫書，但也不能夠剝奪祖父母看電視的權利，被喝令坐在背着電視機的位置溫習，雖然看不到，但聽着電視也覺精彩，最好笑的是有時爸媽也要到了廣告時間，才留意到原來我根本沒專心做功課。

今天，父母都早已退休，不用忙着上班，本來該有更多時間觀賞電視節目，可是我每次回家，家裡的電視要不是關掉了，就是一直停留在新聞台或是有線的體育台，爸媽已有許多年沒有再追看電視劇了。

有人說香港電視劇已死，其實何止電視劇，就連香港的電影及演藝文化都走下坡了。近期上演的電影《Z風暴》及《竊聽風雲3》，演員表不約而同都是古天樂及林家棟。大家再回想一下，這幾年的電影金像獎的影帝提名，來來去去都是：梁朝偉、黃秋生、劉青雲、張家輝、吳鎮宇、梁家輝，影后就更加不用多說，章子怡、周迅的提名次數幾乎仲多過其他的香港女星，這是因為演藝圈出現斷層。

過往不論演員、編劇或導演，都是在電視台紅了就轉戰電影圈。可是電視圈在無競爭的情況下，一切都停滯不前。新開拍的電視劇《華麗轉身》飛的部分仍是劉松仁、汪明荃，另一套即將開拍的劇集《梟雄》，演員陣容有：黃秋生、黎耀祥、湯鎮業，兩套劇集掛帥的都是五、六十歲的演員。

我不否認這班老戲骨的演技精湛，確有其吸引力，可是年輕觀眾對他們並不熟悉。如今的電視劇把觀眾層面徹底地分割，煲港劇的只會是師奶及新移民，部分年輕的觀眾謝絕港劇，繼續在網上追捧美、日、韓劇。而電視台為了迎合師奶觀眾的口味，老戲骨不斷出山，變成惡性循環。年輕演員繼續上位無望，紅不起來，自然也無機會轉戰電影圈，於是就連電影圈也愈來愈老化。

增發免費電視牌照，不單可以讓市民多了選擇，增加良性競爭，電視劇的水平得以提升，就連帶電影圈，以至整個娛樂事業都能蓬勃起來。有網民質疑這只是個假諮詢，不寄望有機會扭轉局面，可是不發聲就代表無意見，既然無意見，政府又何需考慮增發牌照？我相信不是因為看到希望而去堅持，而是因為堅持才看到希望。如果你也想改變這現況，請於七月十七日前行動，向通訊局提交你的意見。

百家廊

阿琪

身邊的暴力

夜半，突如其來的巨響，把我驚醒。

我一動也不敢動，保持原來的姿勢蜷縮在被窩裡。本能地，動用所有的細胞，想要在第一時間裡判斷危險來自哪裡。緊接着，就是第二次巨響。類似啤酒瓶炸在地板上。而類似的經驗則是來自電影電視劇裡。

但是，真人版的劇情就發生在我家的樓上。一對年輕夫妻半夜裡扭打起來。女的在嚎啕大哭，男的在惡聲大罵。聽不清說些什麼，但是，我知道可以放心地亮燈了。因為，暴力距離我隔了一層水泥地板，我似乎是安全的。

但是睡意已經被驚飛了。在等待安靜的時間裡，我突然很安慰地笑了。笑給自己。我對自己說，親，雖然沒有枕邊人愛你疼你，可是，至少也沒有人可以在半夜裡對你扔啤酒瓶啊。真是人生一大幸事。

樓上的劇情斷斷續續地上演了將近有半年的樣子，終於有一天深夜，妻子咚咚咚下樓，腳步凌亂，卻也是堅決地走了。第二天晚上，有人摁我樓下門洞的門鈴，我聽出了是那個逃走的妻子的聲音。她說，我就住你家樓上，我忘了帶鑰匙了，你給我開一下門吧。語氣裡有哀求的意思。我沒有遲疑，就給她開了門。從上樓的腳步聲判斷，他們有氣勢洶洶的三五人。大概是妻子從娘家搬來了救兵。他們敲打自己的門，將近有一小時之久，就在所有鄰居幾乎忍無可忍的時候，門開了。

估計是兩人終於還是分開了。因為，樓上再無動靜。再半年後，來了新的房客。睡夢中的啤酒瓶，雖然沒有炸在我的腦袋上，但存留在我的記憶裡，使得我接下來的相親歷程，困難重重。因為，對方，有可能就是潛在的暴力者。假如有人因此而笑我神經過敏，我也沒有辦法，因為他一定很幸運，沒有經歷過大半年的時間，經常被人在睡夢裡扔啤酒瓶的事實。而且，第一隻啤酒瓶炸響之後，也不敢睡，也橫豎是睡不着了，因為，類似傳說中的第二隻靴子一直沒有扔下來。

想起這段陳年往事，是因為昨天的一個電話。打電話的女朋友，在新舊年交替之際，想起來問候我一下。當她一聽我還是孤家寡人的時候，就語重心長地說了很多有教育意義的話。大意就是兩個枕頭比一個枕頭好，過日子還是得有個伴什麼的。話是對的，但是，從她的嘴裡說出來，就有點驚心動魄，甚至匪夷所思。我反而被嚇住了。

因為，一年前的春天，她幾乎每天給我打電話哭訴新婚丈夫的暴力行徑。有幾次一大早晨，她都無法提起精神上班，直接跑到我家裡來了。她的婚姻是兩家的母親撮合成的。兩個母親各自拿了兒女的照片去中山公園裡相親。她是研究生，未婚，外地人，無房。而他是藍領階層，離異，但是，北京人，有房。兩個母親覺得很般配，讓他們見面。半個月後，他們同居在一起了。然後，他們就結婚了。

但是，她驚異自己很快成為新婚丈夫的暴力對象。幾乎沒有預兆地，她的丈夫會突然抓起手邊的任何東西擊打她的頭部和臉。有一次兩人在逛超市，不知怎麼了，她的丈夫突然操起一罐礦泉水瓶子打她。她面對面對我哭訴時，有一句話我記憶深刻，甚至是刻骨銘心。她說，我真的很害怕，如果他手邊的不是礦泉水瓶子而是一把刀，一把錘子，他是不是也會這樣毫不手軟地砸向我。那我怎麼辦？

我給她指出了兩條明路，一是回娘家。二是離婚。她低頭不語。回娘家她試過。她母親認為小夫妻吵架是常事，不必太當真。而且，女婿在丈母娘面前乖順如貓。至於離婚，她還不想。因為，結一次婚很難。再說了，她不想以一個離異女人的面貌出現在親朋好友中。

所以，我小心翼翼地問她，好久不見了，你現在過得好嗎？

她笑笑說，還好。磨合期過了，他可能也放心我了吧。我們現在有孩子了。我竟一時沒有回應的話說。放下電話後，我下樓散步。心情久久不能平靜。我這個女朋友，善良真誠，身材高挑，面貌清秀，年齡也才30出頭，勤勉敬業，生活卻已經向她展示了如此的惡意。而她能做的，卻也只是隱忍着。是因為寄人籬下嗎，還是對人生已經沒有太多的期待？通俗的說法，她是已經認命了嗎？

而我不放心的是，有暴力傾向的人，如酒癮、性癮一樣，恐怕是很難根治的。一旦條件具備，他的拳頭還是會舉起來的。

她和孩子的將來，會是如履薄冰嗎？但願我是庸人自擾吧。

因為她，我想起來了另一個遭遇家暴的女朋友。她寫詩，丈夫也寫詩。但是，她不知道的是，丈夫寫詩的同時，內心卻是充滿了暴力。有一天，他二話不說，拿起剪刀就把她的長頭髮削下去一大把。她呆呆地看着眼前的這個男人，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地盯着他。他還在咆哮，揮舞着雙手。等到她醒悟過來，她發現自己在流血。

兩年後，她和他協議離婚。他每月給孩子多少生活費，孩子可以留在她的身邊。但是，如果她和別人結婚，他將停止生活費的支付，孩子將要歸他。她同意了。雖然，她很清楚，這個男人還在想着控制她，在拿孩子來要挾她。但她無所謂。一個丈夫就足夠她受的了。她不再相信男人，尤其是寫詩的男人。她不會再想要丈夫了。

後來，她讀到那個殺妻的詩人顧城的一首詩。「零點的鬼，走路非常小心，它害怕摔跟頭，變成了人。」她想起來，這首詩，她很久以前就讀過，怎麼就沒有讀懂。現在，終於懂了。鬼和人，原來只相差一跟頭。

■網上圖片

七嘴八舌

小臻

應付通脹怪招多

香港物價高漲，打工仔加人工追不上通貨膨脹，人人呻苦，引起膨脹原因有許多，最低工資實施和訪港旅客激增肯定是其中之一，記得早幾年，旺角一帶的食店價格升降是經濟好壞的晴雨表，經濟好餐廳加價，經濟差即減價或推優惠，如今不會了，經濟好壞對餐飲業影響不明顯，因為真的不愁客源，請工人支付工資高了，經營成本提高，自然羊毛出在羊身上，反正不愁客人，不需要輕易降價招徠。而旅客出外玩耍，幾天時間，貴也頂得住，但本地人需天天在外午餐，花費大增就辛苦了。

其實隨着人民幣升值，香港人在內地大城市消費已經沒有便宜可佔，只有在一些偏遠地區仍有着數。以往一班朋友上深圳消費都較大方，食都會很「豪」咂，上去的密度大；現在密度低，食的不講「豪」，講實際。

縱觀兩岸三地的消費模式，衣物、日用品內地人都一致認為香港較內地便宜，所以喜歡來購物；有些人特別來香港食水果的，因車厘子、榴槤這些生果在內地賣得很貴。台灣衣物價格則與港差不多，但台灣的飲食，住宿方面平均較香港便宜，所以香港人愛跑去台灣飲飲食食，同時台灣的手信品種之多是亞洲之冠，連筆者這種購慾低的人也常常食言，因每次去台前同自己講不買東西，以免做苦力，結果不買不買還是買爆噫！其他人就更厲害。相信手信消費亦帶給台灣強勁經濟收入。香港和內地在這方面望塵莫及。香港品種少得可憐；內地許多小食則品質不過關，未令旅客建立信心。

近日有傳媒揭發有食肆、餐廳巧立名目加價，搞「噱頭式收費」，餐廳的餐牌上價格以外幣（日圓、歐元）定價，埋單用港紙，自訂匯率計算價錢，擺明想賺匯率差價。

最受批判的是飲品「走冰」要加錢，所持理由是因走冰要界「多咗奶茶」你嘛，那麼等於自爆之前是用冰來「出術」啦？難怪有食客問：「通常凍飲加錢，因為加咗冰，依家走冰又加兩蚊，咁咪好矛盾？多冰係咪應收少番兩蚊先？」某些商人做生意要賺到盡。老闆們應該好好學習佛家的哲學，施比受有福，給予別人多些，自己才賺得更多。

稍為有道義的餐廳不加價，只是縮少少分量，去街市買切好一份份的魚也是一樣，沒加價，分量少咗。這方法大家似乎較易接受，食少點當減肥。

貧窮實在是衍生社會怨氣問題的一大根源，所以當見到政客針對財政預算案搞「拉布」，每日浪費二百萬，真是心痛，計算一下這是工人多少個月的人工？鬧劇無休無止，癱瘓立法會運作及政府施政令大部分香港人討厭，但對這些人政府卻是束手無策。那些玩嘢議員更理直氣壯地表明：我們有選民支持，只有我們的選民叫收聲、不要拉布，我們才會停止。

他們講得沒錯，一切睇市場需求，沒市場自然沒人做，有怎樣的選民就有怎樣的議員。選民是米飯班主，一切行為都投選民所好；政客大多不是講良心，是講利益的，一黨一己之私可置於公眾利益之上；選一次成功入局的話，薪高糧準，沒業績壓力，而且保證四年不失業，天下沒有比此更美好的職業了。

一些人有不滿就整天叫人問責，那麼可否叫選他們出來的人交多點稅，補償一下浪費了的公帑？或者攞少點福利減輕負擔？當然知無可能，這樣講都是隨口講，發洩一下而已。部分政客人鬼難分，例如一方面要求當局增加房屋供應，另方面又諸多藉口阻撓拓土建屋，這裡不能建，那裡不能建，到底甚麼地方才能發展呢？叫政府如何才能解決房屋問題呢？有立法會議員做雙料議員的日子比任何一個特首的任期都長，為何目前社會上的一堆「問題帳」，全算到現屆政府頭上？他們沒有任何責任？他們是監督、協助政府施政的呀。哎，真可悲！

隨想國

興國

知味．滋味

朋友無辣不歡，最喜歡找我一起吃飯，因為我雖然不是無辣不歡，但很能吃辣。年輕時，我吃麻辣火鍋還可以把湯喝了。不過，辣的滋味，在香港要找同好相當難。香港人知道而熟悉的味道，是蒸魚的鮮味。

以前看書時，看到蘇東坡被貶至惠州時，買了蛇羹回家和他的妾侍共享，妾侍覺得美味，但事後知道是蛇羹後，便大吐特吐。沒有嚐過蛇羹的滋味，又怎能知道自己吃的是蛇？

所以，要做一個真正知味者，世上相信沒有幾人。晉朝有個叫苻朗的，相傳是最知味的人，因為他連吃鵝肉，也知道哪一塊肉原來的外表是長着黑毛或白毛。這有點神乎其技吧？據說有人不信，便特地買一隻雜色鵝，做好記認，然後請他吃，他都能一一說中。

這是古代的知味者，拿到現代，就不一定了。因為苻朗一定沒有吃過魚生，又怎能判斷是什麼魚？更遑論是挪威的三文魚還是蘇格蘭的三文魚了。現代要做一個知味者，必須什麼食物都吃過，而且是用心地吃，還要吃過多次。試問，有這種能力的人有幾個？如今禁食狗肉，到了韓國，不對知味者說吃的是什麼，給他一碗狗肉，他會知道嗎？

所以，這個世界根本是沒有知味者的，因為一個人的一生，不可能吃遍世上的菜餚。所謂食家，也只是懂得多些飲食知識而已。不過食家非常挑食，看不上的食物不吃，這又何苦來哉？不如做個自己認為好滋味的便吃的人，更為快樂。就像我那認為辣才是最好滋味的朋友，吃辣時一定找我一樣。

獨家風景

呂書練

感情缺失

同文小蝶形容《女人俱樂部》是「缺失男士大全」，因為M Club中的六個女人不是失婚，就是被人拋棄或做人情婦，甚至老公意外身亡，劇中其他女人的男人也好不到哪裡去等等，我也有同感。但與其說，因為這是一部女人戲，編導為了迎合師奶觀眾而貶低男人，不如說，這正反映了今日香港社會一個新現象：男人不濟。

說「男人不濟」肯定得罪很多男性讀者，但男人「濟不濟」其實要看甚麼角度。然而，無論男人如何「不濟」，女人仍以找到「男人」為依歸，視為健全人生，「不濟」之意也就不言而喻。其實，不但劇中女角，連飾演M Club女人的女演員生活中也全部「感情缺失」，失戀、離婚、同性戀、單親媽媽，等等，而這群經歷了人生起伏的中年女人之所以走在一起，並找回自我，還真幸虧有「感情缺失」。

可見，如果我們不把「離婚」看成被拋棄，視單身為一種生活方式，「感情」就不會缺失了。

在當今，同性戀出櫃甚至成為新潮，變性人爭取婚姻合法化被視為進步，女人失婚或感情缺失也可以是快樂之始。

所謂有缺失的男人，不過是傳統觀念而已。為甚麼男女相愛和結婚，女人一定要比男人小？為甚麼女人呆在家裡被視為美德，而「宅男」不能「賦閒在家」？如果有位女強人收入很高，但工作很累，有一位男人願意留在家裡打理一切，讓她有一個舒適安穩的家，這算不算理想的婚姻呢？

香港社會從工業向服務業轉化已經四十年，而在服務為本的就業市場中，自小被「訓練」成照顧弟妹、服侍老人的女人自然成為「優勢」，差別的是服侍家人還是服務社會。所以，熒屏內外的女人在走出「有缺失的感情」後反而找到了自我和快樂。

找尋伴侶是人怕孤單的天性使然，也是傳統社會的一種習俗，更是實用經濟學上的生活成本分擔。只是，今天的「伴侶」不一定是一對一、條件相若的異性，可以是同性、雙性，是個體也是群體。像M Club中那群由一間舞室凝聚起來的女人，她們是在誠惶誠恐的婚姻中體驗到幸福呢？還是在姐妹暢敘、翩翩起舞中感到更快樂呢？